

科普文学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海洋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原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炜的《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穿越繁密的时空经纬,以厚重的笔法,带我们走进浩瀚无垠的大海,乘着历史的轻舟,去领略一部意蕴深邃的海洋演绎史。

海洋孕育了人类。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与蔚蓝的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人类有意识地开展海洋征服活动,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作者张炜洞察人类与海洋的命运沉浮,聚焦人类在整个征服海洋

海洋
刘小兵

进程中的种种表现,就什么力量左右着海洋的变局,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兴衰荣辱给出了答案。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海权的争夺。全书将科学技术用于海洋航行,分为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木桨风帆时代、风帆火炮时代、蒸汽铁甲时代、机械化时代和导弹核时代。木桨风帆时代和风帆火炮时代,主要讲述了中国大河文明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两种船文化。虽然这两个时期的造船技术还停留在原始单一的木船木桨时代,但随着人类在海洋中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加之商业利益上的考量,人们的海权意识和各国的海上战争,也渐次增多起来。到了蒸汽铁甲时代和机械化时代,科学技术在造船上的运用开始逐步走向成熟。以往的木船木桨,开始被蒸汽铁甲这样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所代替。随着海权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近代以来,被称为“海上巨无霸”的航空母舰也应运而生。而到了现代的导弹核时代,造船、造舰技术更是突飞猛进,核动力、核技术与先

进的铸舰工艺相结合,使当代的海洋权益之争,越发变得至关重要。

品读《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感触最深的就是,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就像土地之于阳光,相偎相依,紧密相连。无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是从散布世界各地的历史遗址、遗迹来看,人们很早就有了征服海洋的举动。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独木舟,5000年前的古埃及女王墓中的无舵木质海船浮雕,2000多年前战国铜壶上的“水陆攻战纹”,明朝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使用的帆船,都有力地佐证了科学技术和海权理论的发展,对于人类征服海洋的探索行为,都曾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曾几何时,古希腊、古罗马曾率先创造了以海权为核心的蓝色文明,它们的木桨风帆曾驰骋于地中海的水域,促进了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对海权的争夺已然进入到一个信息化时代。面对悄然变化的海权,以及新的海上冷战,未雨绸缪稳应对,居安思危不懈怠,方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坚定维护好我们的海洋权益。

夜晚是什么(组诗)

刘泽安

一
夜是什么,是一个大肚子
什么都吃得下
炊烟 树木河流 大山
肚子里装得满满的
却一点,也没有撑破的样子

二
夜是什么,是一个聚声筒
呱呱呱,唧唧复唧唧
悄悄的,叮叮咚咚的
流水声
统统装进去,明天又来装

三
夜是什么,不想要一点点灯光
走路 不要蹦跳 不要
连吃吃喝喝,呼喊 尖叫也不要
天空洒下来的光
城市装上去的灯
也被,夜的黑色包裹着

四
夜是什么,是一个顶大顶大的口袋
神奇的口袋,把什么都装进去
可它有再大的本事
我们头顶的星星,朦胧的月色
怎么也装不下
星星发光,有时淡有时厚
月亮发光,有时薄有时浓
反正夜有再大的本领
奈何不了高远的天空

五
夜,什么也不是
我手里有一根小小的火柴
可以把它的口袋刺穿
山川河流树木
青蛙叫流水声,都跑了
何况手里的手机一按
手电筒更是刺眼
把夜的黑暗,全赶跑

时光盛宴

张庭佳

秋风,在窗外温柔地呢喃
一片金光斜照在大地上
落叶飞舞,四周静谧
落叶归根时,风景这边独好……

秋雨连绵,叩响窗户
像是重复儿时牙牙学语
一声鸟鸣,童年如画
满山红叶收藏了韵律
山一程水一路,披星戴月
秋天的心跳,就是挂在树梢的落叶
投入母爱的怀抱,掷地有声

秋天是田野收获的庆典
一望无垠的金黄,满山的果实
就是载歌载舞的风采
红高粱盛装出席
满山的红橘欢呼雀跃
懵懂的少年载歌载舞
整个世界都在分享我们的喜悦……

啊,秋天是时光铺成的盛宴
秋天是农民伯伯种下的乡愁
秋天是秋日胜春朝的美好心情
秋天是一颗捧出的爱心
不像泪花那样滚烫,不像红烛那样短暂
像流淌的乐章一样如约而至



廖天元

周末清理衣橱,准备过冬来一番断舍离,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曾经深爱过。这句话实实在在是对衣服说的。转瞬还是觉得不妥,容易搞出“微言大义”来。实际上,我有些吃惊,衣橱里的衣服竟然多得出乎意料。

我对穿着不太在意,在我近些年的想法里,最朴素的往往是最华丽的,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时髦的,这似乎有些返璞归真,有些大彻大悟。当然,这样的念头决不会与生俱来。年轻的时候,自己不会那么想。人靠衣装,马靠鞍装,服装和举止不能造就一个人,但也会极大地改善一个人。买衣服的快乐,不仅女孩子感受得深刻,男人也会在物质享受中得到掌控感和满足感。

让我吃惊的不仅是多,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曾经的衣服颜色竟然那么鲜艳,二是放在一边那么久,居然也没影响日常生活。这种吃惊,在于对比。这些年,我基本是一袭素衣:深色外套,白色衬衣。这样的穿着稳重大气,落落大方。久了,也慢慢习惯了,慢慢疏于打理,依然一身素色。

一看曾经的衣服,有些纳闷:居然有红得发紫的T恤,有花里胡哨的衬衣,还有五花八门的内衣……这实在让人有些尴尬,但这曾经是自己最喜欢的。我买衣服,一般不会让人代劳,始于颜值,忠于感觉,受不得半点将就。

年轻的时候怎会喜欢这样花里胡哨的衣服?是不是骨子深处,饱含一种张扬和叛逆?我自己不敢轻易否定。

人在年轻的时候,免不了有些傲娇和夸张,甚至有一些乖张和戾气,但是,这样的缺陷,只有历经,才能反省,只有反省,才能自知。比如伟大如杜甫,也曾无比“豪放”过。杜甫曾经写了一首诗,里面有我们烂熟于心

的一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曾以为是他表扬别人,原来是杜甫在对韦左丞推荐自己。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牛皮吹得实在过分,如果现在有人这样标榜自己,肯定会被人误认为是疯子。

话题扯得有些远。我有些纳闷的是,曾经那么艳丽夸张的衣服我是怎么喜欢上的呢?是不是我也曾想如此率真自信,只不过杜甫用诗,我用了买衣服这种俗气的方式?

我相信,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心甘情愿。如此说来,衣服就不仅是衣服,折射的是穿衣人的品位和内涵。衣服和人,应该是彼此成全。衣服给人能量,人给衣服标签。正如,“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在一起。”

不能不把旧衣服扔掉了。有一种断舍离的悲壮。之所以悲壮,是每一件衣服的背后,都浓缩了一段光阴,或多或少有些故事,那些不能言说的背后,实则是一些秘密,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